

千古女皇



以翔实的史料，全面解读真实的武则天
一代女皇的英明神武与沧桑落寞

本书将为广大读者重
的武则天。阐释帝王的是

现历史的风云际会，再现一个历史上真真切切、鲜活生动
非功过，为读者呈现一幅壮美的传奇画卷。

锦
华
◎
编著

武则天

线装书局

千古女皇

以翔实的史料，全面解读真实的武则天
一代女皇的英明神武与沧桑落寞



锦
华◎编著

武则天

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古女皇——武则天 / 锦华编著. — 北京 : 线装书局, 2013.12

ISBN 978-7-5120-1141-0

I. ①千… II. ①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84521 号

千古女皇——武则天

编 著: 锦 华

责任编辑: 杜 语 孙嘉镇

排 版: 腾飞文化

出版发行: 线装书局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(100009)

电 话: 010-64045283 64041012

网 址: www.xzhbc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0

印 张: 48

字 数: 600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0000

定 价: 48.00 元

目录

Mu lu



- 第一章 人中雏凤 选秀入宫 / 1
- 第二章 受皇恩 武媚娘二进宫 / 42
- 第三章 剪宿敌 登后位夙愿得偿 / 89
- 第四章 独霸后宫 剪除异己 / 135
- 第五章 定疆土 征高丽讨突厥 / 184
- 第六章 高宗病殇 皇后临朝 / 246
- 第七章 铲平谋反 荣登皇位 / 309
- 第八章 废黜太子 君临天下 / 354
- 第九章 女皇昭仪 修纲图治 / 407
- 第十章 一代女皇 留下无字碑 / 462

第一章

人中雏凤

选秀入宫

武士彠是武华的第四子，民间传说他是一个经营林业的木材商人；不过《攀龙台碑》却说他出生时就有帝王之相，文武兼备，人格如何高，学识如何优，才干如何好，这么多优点令他名震当朝，隋文帝屡加辟召，司徒杨雄、左仆射杨素、吏部尚书牛宏、兵部尚书柳述等公卿大臣，争相向他抗礼求教。李峤奉旨写《攀龙台碑》之时已经是大周王朝的时代，此碑是女皇为颂扬其父武士彠——这时已追尊为“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”——所刻人格功德之碑，后来唐朝史臣撰写国史之时，怀疑它和旧史有“过为褒词”和“虚美”之嫌，不足予以深究，不免对武士彠的事迹大加删除，以至也有过为删削之嫌。

其实，文水武氏是地方上的小姓，子弟们也不一定都出仕做官。根据史书的记载，南北朝以降，高门子弟穷哈哈或无仕者，所在多有，不算稀奇。青年时期的武士彠，经营木材很可能就是他的生意之一，所以史书说他“家富于财，颇好交结”。近世有些学者据此推论武士彠以鬻卖木材为业，是木材商人，值隋朝屡兴巨大土木工程，所以致富，因此判断他是投机善贾之流。经商致富之说，大抵可信。不过，投机是善贾之能事，好交结应酬也是商场的惯例，根据士彠的发迹事迹看，他的确是能观时通变之人，这也正是他的优势所在，使他成为唐朝的开国功臣。

武士彠经商致富与隋炀帝即位后大兴土木一事有关，其中重大工程之一是营建洛阳为东京。大业元年（605）修建东京既是重大的工程建设，遂由尚书令杨素、纳言杨达两位宰相分别担任营建的正、副使，副使——杨达后来即是武曌的外祖父。武曌之父武士彠贩卖木材进入东京，利用关系与财富，常与权贵交结，一时轰动当朝。其间，他曾招致杨素的猜忌，杨素想构以祸端，幸亏他经商的优点适时发挥作用，因为交结广、神通大，得到杨雄、牛宏等



权贵的营护而免于祸，从此深自隐匿，以求自保。无独有偶，后来女皇的情夫张易之兄弟，也曾利用他们的权力贩卖木材及做其他买卖，为时人所侧目与批评，给女皇带来了危机。

杨素向来负冒财货，营求产业，在东、西二京和诸方都会处，置有物业以千百数，素为时议所鄙。武士彟因为经商应酬而得罪了杨素，应有可能。总之，武士彟曾经得罪杨素而逃隐，极可能是一个事实，因为女皇革命之后，曾下制禁锢杨素及其兄弟的子孙，不准他们担任京官和侍卫，或许与此事有关。

武士彟逃隐后开始注意局势的变化，及至隋炀帝大业七年(611)对高丽用兵失败后，国内乱局开始扩大，反隋起义逐渐蜂起。在这种环境气氛之下，武士彟遂想到要出山，决定往事功方面发展。不论他的真正动机究竟如何，这时炀帝实施广募骁勇、扫地为兵的政策，武士彟参与隋军，可见他是有志从军立功，以求仕宦的。

武士彟在此之前没有任何资历，出山后当上了鹰扬府队正。队正统率五十人，是府兵制的最低常制长官。《攀龙台碑》对武士彟在隋末的军事表现着墨极重，女皇用以表彰父亲的军功，其目的是通过颂扬先人的积德累功，作为武周早有天命的论述根据，遂使此碑所述有过为褒词和虚美伪冒之事。碑志在中国素来是用以谀美死人的，只要不过分相信，也就无伤大雅。

鹰扬府队正只是一个小军官，而太原留守李渊则系出陇西李氏，是今上(隋炀帝)的表兄，身份官爵均高，武士彟怎样结交上他，以至成为唐朝开国功臣？

根据《攀龙台碑》的说法，士彟要出山时，诸兄耳闻李密——当时反隋群雄之最有实力者之名，乃劝他前去投奔。“李密虽有才气，未能经远，欲图功业，终恐无成”，士彟告诉他们。显然他的出山不是要自立山头，而是要投靠明主，以“图功业”。恰逢此时(大业十一年，615年)，李渊奉诏往山西讨捕起事民众，安抚地方。他行军于汾、晋之间，休止于士彟之家，因蒙士彟招待，乃得以结交。至十三年(617)，李渊奉诏坐镇太原为留守，于是引用士彟为行军司铠，成为留守府主管军事装备的幕僚。因此后来攻入长安，他就顺理成章地官拜库部郎，掌控全国的武器军备设施。

士彟虽为留守李渊所引用，却是副留守王威之党，不是李渊的心膂之托。武士彟观察李渊，认为此人“雄杰简易，聪明神武，此可从事矣”，于是攀附不遗余力；李渊也常往武宅“乐饮经宿，恩情逾重”。长官与部属之间有信任和默契，有游乐和享受，应是常有之事；只是士彟与李渊两人身份地位悬殊，结交也没多少时间，关系却如此快速地发展，应是士彟刻意奉迎的结果，因此后来李渊对于武士彟说，“尝礼我，故酬汝以官”，正是指此而言。这时的李渊对武士彟来说可能只是可居的奇货，全心投资以期日后获得巨大的报酬。反之，李渊一方面因为得人款待，另一方面又鉴于他曾是成功的商人，想借用他的经营专才以协助处理军事装备，所以也就引用士彟为行军司铠。事实上，李渊在太原广结豪杰，历史记载当乡长的晋阳(今山西太



原)富人刘世龙就曾因人引见于他,李渊“虽知其细微亦接待之,以招客”。

由于武士彠原非李渊的心膂之托,所以李渊没有让他参与起兵及进攻关中的任何重大决策。不过,武士彠对大唐的“太原起义”却有很大的贡献。

大业十三年,李渊鉴于群雄争霸之局已成,隋室终不可挽救,于是也想策马参与逐鹿。犹豫之间,一时不能决定。武士彠某晚夜行,听到空中“有称唐公(李渊)为天子者”;又梦到“从高祖(李渊)乘马登天,俱以手扞日月”,于是列状告诉李渊。这事虽涉迷信,但在相信天命的当时,无疑是劝李渊起义,能够增强其信心,所以“高祖大欢,益以自负”。另外又呈献所写兵书给李渊,等于教李渊用兵作战。李渊请他幸勿多言,许以将来成功之后,“当同富贵耳”。

此外,当李渊秘密进行起兵部署时,武士彠还有以下两件功绩。

第一件是当李渊以另一起事集团刘武周进据汾阳宫为借口,下旨二郎李世民和刘文静、长孙顺德、刘弘基等各募兵集结之时,副留守王威、高君雅对此怀疑,尤其因长孙顺德、刘弘基二人原是逃兵,故欲予以逮捕审判。武士彠劝告两位副留守,说二人是唐公之客,逮捕审判他们则必与唐公大起纷争,使王威等不敢行动。其次是留守司兵田德平想建议王威等审按募兵的状况,士彠又劝止他说:“讨捕兵马的兵权总隶于唐公,王威、高君雅等不过仅是寄主罢了,他们又能怎样?”所以田德平也中止了行动。这两件事的摆平,使李渊能顺利进行募兵和集结,寻即举兵起事。

十三年五月李渊起兵,逮斩王威和高君雅,建大将军府,任士彠为铠曹参军。接着随军攻取关中,期间以功拜寿阳县开国公,食邑一千户;从平京师,迁光禄大夫,赐宅一区于长安。同年十一月,李渊扶立隋恭帝后,又录前后功效改封为义原郡开国公,增邑一千户。第二年——隋恭帝义宁二年,唐武德元年(618)——五月,炀帝死讯传来,李渊废恭帝自立,开建唐朝,此即武德皇帝,后来的唐高祖。武士彠不久之后被任为库部郎,赐以“太原元谋勋效功臣”衔。至武德三年更迁拜工部尚书,跻身“当世勋贵”之列。不仅如此,武德皇帝除了兑现“当同富贵”的诺言之外,为了感谢当年受到武士彠的盛待,更另封其两兄为郡公,声言“欲使卿一门三公”云云。

唐朝史臣说武士彠“首参起义,例封功臣,无戡难之劳,有因人之迹”。也就是说他只是因为从龙首义,故依照惯例封为功臣而已,这评价就武士彠以上所说的表现来说,显然甚不公平。纵使不论武士彠在李渊起兵前夕所立的功绩,单从他在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的确名列于少数幕僚的名单中,一直为李渊管理和供应军备之事来看,显然也是极为称职的,因此也就不能说他当时不重要。如果缺少他在军备后勤的有效策划和支持,李渊的部队能如此顺利攻进关中吗?中国人论战一向着重战场表现,“戡难之劳”指的是指挥镇定的统帅和冲锋陷阵的将士,后勤支持常遭忽视,就如同看打球只注视前锋攻进一样,不知有效的后勤支



持,也常是取胜的关键。武士彠胜任铠曹参军之职,可以从李渊平定京师后,即任用他为兵部库部郎一职看得出来,三年后升迁他为工部尚书,应当也与借重此才干有关。就是说李渊一直借重武士彠的经营管理长才,这也是他能够成为开国功臣的原因之一。

武士彠从武德三年至八年左右担任工部尚书,中间曾参与令典的编修,因此晋爵为从一品的应国公。唐初常例上常用武人为都督、刺史,是则位为尚书、曾任军将的武士彠,外放为都督而出掌方面,应该是早晚的事。

隋末占有淮南地区的是杜伏威、辅公祐集团,武德二年(619)杜伏威请降入朝,所部由辅公祐统率。辅公祐于武德六年(623)八月反唐,武德皇帝命赵郡王李孝恭为行军元帅,李靖为副,率领李世勣等七总管往讨,至第二年三月平定,遂授李孝恭为东南行台左仆射,李靖为行台兵部尚书。其年行台废,孝恭转为扬州大都督,李靖为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丹阳连罹兵寇,百姓凋敝,李靖平定之,吴、楚以安。不过,寻因突厥入侵,李靖于武德八年(625)八月改任安州都督,奉旨率军北上抵抗,遗缺由武士彠接任。士彠在八月以后以权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的官衔,赴任接替李靖。所谓“权检校”即是暂时代理的意思,《攀龙台碑》说皇帝约武士彠“期以半年”,即是如此。不料士彠此去,就再也没有回任中央的机会。

士彠的留任扬州,和他在任上的成绩有关,碑文说他“降北海之渠,未逾期月;尽南山之盗,诟假旬时。然后商旅安行,农桑野次,化被三吴之俗,威行百越之境”,使管区日渐安定、经济日渐恢复。因此,当武德九年半年约期届满之时,调返中央的不是武士彠而是李孝恭,扬州大都督则由襄邑郡王李神符接任。原因是有当地“父老数百人,诣阙上奏,乞更留一年”,所以玺书褒奖,让士彠留任。同年下半年,武士彠协助李神符迁移州府及居民自丹阳迁于江北,使广陵从此成为州治,得以专扬州之名,这亦武士彠的一种政绩。士彠的经营长才,也应由此做观察。

就在同一年——武德九年(626)六月,天策上将、尚书令、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,逼其父皇交出政权。至八月,世民以皇太子身份即位,是为唐太宗。世民以太子执政期间,中枢高层换了一批人,主要由秦府人马担任要职。所以此时征召武士彠入朝,对他仅是止于宠赐频繁,事以殊礼,以安慰父皇旧部罢了;不久却另以捍卫战略要地的理由,将他改授为豫州都督。

次年——贞观元年(627)十二月,因利州都督李孝常谋反被杀,督区政情不稳,乃改授武士彠为利州都督。士彠赴任后迅速将余党抚平,故又得玺书褒美,增邑五百户。也就是说,贞观皇帝实际上也是看重他的经营长才。贞观五年(631)底,士彠以利州朝集使的身份回京述职,并在十二月领銜上奏,奏请封禅泰山而不获允许,可见他在政坛依然相当活跃。武士彠的奏请虽然不获许,不料却在三十五年后,由他的二女儿——大唐天后——推动并完成了此盛举,真是天意!是月稍后,武士彠改任为荊州都督,直至九年(635)五月,太上皇

(李渊)死讯传至荆府,武士彠悲恸万分,乃吐血而死。士彠死状驰奏朝廷,贞观皇帝闻之,哀悼说:“可谓忠孝之士!”乃追赠为礼部尚书,谥号为“定”。

武德九年秦王世民兵变逆父,改朝换代之际,秦府班底当政,这是他不能重任中央官的原因。不过,事有焉知非福者,他一再外放为都督,而且都是有危机或战略之地,所以才有机会施展他的经营管理之才,大抵以维持社会治安为主,恢复经济为辅,政绩不错。依照唐朝章法:“大虑静民曰定,安民法古曰定,追补前过曰定,安民大虑曰定,纯行不爽曰定。”可见士彠因为历任都督,有安民之功,因此被有司建议谥为定。如果不因人废言,武士彠不失为一个干才。他的发迹虽然颇富传奇性,但是绝非仅因从龙首义而例封功臣,一个庸俗的马屁精而已。

贞观皇帝对于武士彠并无特殊的厚待,赠官不是最高级的三公官,也不列他人“凌烟阁功臣”名单之内。武士彠后来多次被追尊,与其女武曌被贞观皇帝之子后来的唐高宗宠爱有关。追赠并州都督是在曌为昭仪之时,追赠司空、司徒、周国定公是在曌为皇后之后。及至武后与高宗合称“二圣”,更被追奉为太原郡王,食邑五千户,以文水县三百户充奉陵邑,置令、丞以下诸官,他的庙讳和祖先名讳皆严禁他人冒犯。武后以太后身份临朝以后,又追崇其父为魏王,食邑一万户。

降至大周革命前夕,更追尊为忠孝太皇。革命后,于天授元年(690)尊为孝明高皇帝,庙号太祖,陵墓称为昊陵,圣历二年(699)改昊陵署为攀龙台,即是《攀龙台碑》的由来。

武曌生母应国夫人杨氏,名讳或许是“真”或“贞”,是武士彠的继室。

士彠的原配是相里氏——可能是汾阳地区门第不高的胡人之后,为他生了四个儿子。武德三年以后,士彠统领并钺军,官拜工部尚书,跻身新贵,照顾一家从此可以同享富贵荣华;可惜天公不作美,两儿相继病死,士彠的心情自是悲痛。当他们病重之时,武士彠因为军职在身,无暇照料,甚至连前往探问也没有,仍然勉力从公,没有声张。

一年之后,相里氏也因病亡故,中年丧偶,武士彠的心情更是悲恸万分。由于武士彠这时的爵位是义原郡开国公,故相里氏的身份即是外命妇,她的死讯不得不奏报朝廷。听了所司启奏,武德皇帝深受感动,下敕褒扬说:“此人忠节有余,上年几夭,今日妇亡,相去非遥,未尝言及,遗身殉国,举无与比!”

相里氏死后,士彠带着两个儿子元庆、元爽鰥居。士彠在京有宅,前后有不少封赐,兄弟及宗人在京做官者也常有来往,原本也不为生活发愁。但是,中国经过南北朝的长期分裂,南北的社会文化明显出现了差异:原来从商鞅改革以来,秦汉流行小家庭制度,晋朝以降汉人避难渡江,故南方保留了此风习,仍然以小家庭居多,即使聚族而居也是各自异炊,妇女极少步出闺庭,交际往来也少,在家以管中馈为主;北方则相反,北方因为民族之间长期互相征战,汉族是被征服者,所以他们常是聚族谋生和自卫,以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为盛,





文水武氏就是其中之例。所以，北方的社会风俗专以主妇持门户，家庭里主妇的地位极为重要，她们争讼曲直，造请奉迎，车乘填街衢，绮罗盈府寺，代子求官，为夫诉屈，人事多由内政，社会生活相当活跃。南朝一个名人颜之推来到北方，就惊讶于这种差异，认为是受到鲜卑遗风的影响，将之写在他的著作《颜氏家训》里。如今武士彟丧失主妇，对他的家庭乃至家族事务就因失去重心而产生不便。武德皇帝对这位功臣的状况极为关注。

士彟这时正以工部尚书参与撰写令典。此时国家所修的令典应当是《武德律》和《武德令》，《令》的部分于武德七年（624）三月先定，至四月《律》、《令》全部完成，遂将此《武德律令》——唐朝第一部法典正式向全国颁布。所谓《律》，就是一般人所知的法律，《令》则是政府组织法。唐朝后来所订的《律令》，皆以此为因袭的源头。唐朝《律令》属大陆法系，对东亚的大唐文化圈极有影响。这是唐朝首次的重大修撰工程，依例，重大修撰之后定有晋爵或物质等赏赐，故武士彟得以晋爵为应国公。士彟可能仅参修《令》的部分，所以他的晋爵最晚不至于四月。这时，武德皇帝为他物色了一个婚姻对象——高门大族弘农杨氏之女。

杨氏在女皇革命之后被追奉为“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”，女皇之侄武三思，奉旨写有《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》，又称为《望凤台碑》。此碑说杨氏是弘农仙掌人，及是周朝唐叔虞之后。垂拱元年（685），为忌仍为太后的女皇祖（武华）讳，将当时名为华州的弘农郡改为太州，又改太州的华阴县为仙掌县，亦即杨氏实是华阴县人。

魏晋南北朝至唐朝是一个门第社会，高门大姓掌握了相当一部分的社会资源和政治优势。当时全国的最大世族共有：因避晋朝战乱而渡过长江称为“侨姓”的，以（琅琊）王、谢、袁、萧四姓为最大；原籍在江南称为“吴姓”的，则以朱、张、顾、陆四姓为最大。在北方，汉人高门都称为“郡姓”，山东以（太原）王、崔、卢、李、郑五姓为最大，关中则以韦、裴、柳、薛、杨、杜六姓为最大。至于源出代北鲜卑集团的大姓都称为“虏姓”，以元、长孙、宇文、于、陆、源、窦等七姓为最大。不论怎样，弘农杨氏是关中六大郡姓之一，门第之高连唐朝王室陇西李氏也不能比。

弘农杨氏由汉朝就兴起，至南、北朝末出现了杨坚，建立隋朝，统一中国，即隋文帝。女皇之母杨氏，和杨隋王室同宗不同房，她系出弘农杨氏观王房。所谓观王房，是指隋朝，“四贵”之一的司徒雍州牧、观王杨雄一房而言。杨雄是当时正炙热的权贵，其弟杨达也接连上任尚书、纳言（侍中），并曾以营东都副监官职和尚书令杨素主持洛阳宫阙的建设，封为遂宁公。杨氏即是杨达的女儿。杨雄和杨达兄弟两人贵为隋朝宰相，降至唐朝，杨雄之子杨恭仁是武德皇帝的宰相，另一子杨师道则是贞观皇帝的宰相，他们的侄孙杨执柔也因女皇有“我令当宗及外家常一人为宰相”之意而拜相，杨雄的一个外孙女——就是后来参与封禅大典而行终献礼的越国太妃燕氏——则是贞观皇帝的妃子，家世十分显赫。

此时是门第社会，故武德皇帝即曾以开国集团门第之高贵为荣，认为他的开国集团皆



系出高门世族,比汉朝开国集团的出身卑微优越很多。在门第观念如此浓重的时代,婚姻讲求门当户对,若非“卖婚”,文水武氏如何攀得上弘农杨氏这桩婚姻?因此有人认为武士彠当年以贩卖木材之故,所以有机会认识负责营建工程及东京建设的杨达。及至达死隋亡,而士彠变成唐朝新贵,遂娶杨达之女为妻。此说仅是猜测之词。因为武士彠是否曾与杨达认识,无证可考;而根据《攀龙台碑》和《望凤台碑》,武士彠与杨氏的结婚,是在士彠进封应国公之后,且由武德皇帝亲自撮合。

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:由于士彠先缺中馈,武德皇帝亲为这位功臣搭线,知道杨氏尚待字闺中,于是就告诉士彠说:“隋纳言遂宁公杨达,才为英杰,地则膏腴,今有女贤明,可以辅德,秦晋之匹不能加也!”于是特降纶言,俾成婚对。武德皇帝并且亲自作士彠的主婚人,另遣桂阳公主做女家的婚主,礼聘所需,均由官方供给。婚礼完毕,马上依班列拜杨氏为应国夫人。桂阳公主是武德皇帝之女,也是杨氏堂兄弟杨师道之妻。所以,他们的婚姻绝非山东衰落门第的买卖婚姻。士彠也因这桩婚姻的缘故,与李唐王室或多或少也沾上了一些亲戚关系。

士彠原本家富于财,如果《攀龙台碑》所述是真的,则他做官以来前后赏赐甚多,封寿阳县开国公时食邑一千户,改封义原郡开国公时增邑一千户,武德元年又赐田三百顷、奴婢三百人,别食实封五百户,进封应国公时又加实封八百户,从平京师时曾赐宅一区,表示在长安有住宅,即使后来外放为都督,回京禀报政情时,也不必像其他朝集使般“赁房与商人杂居”。也就是说,武士彠除了门第条件之外,财富和功名这两条件均十分优秀,所以皇帝才为他主婚,相里氏来不及享受的从一品夫人和荣华富贵,现在皆由杨氏来坐享。后来相里氏所遗二子对此后母不礼,很可能这是原因之一。

二

根据《攀龙台碑》,说武士彠死于贞观九年(635),享年五十九岁。以此推算,士彠生于北周建德六年(577),武德新律令修成时(624)是四十八岁。至于杨氏,根据《望凤台碑》说死于咸亨元年(670)八月二日,春秋九十有二。由此推算,她生于北周大象元年(579),比士彠小两岁,等到士彠四十八岁为应国公后,与她结婚之时,她已经四十六岁。唐朝女性一般在十三至十八岁之间结婚,而以十五岁最多,是则杨氏嫁给士彠之时,早已过了适婚年龄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?

根据《望凤台碑》的说法,杨氏出身高贵,对女红并不重视,而却明诗习礼、阅史披图,颇能属文,其父杨达许为“隆家之女”。或许因为她的门第过高,或佛教信仰,而又教育良好的关系,故不易找到合适的对象。及至隋炀帝大业八年(612),杨雄、杨达先后死于远征高丽



的途中,此时她已经三十四岁。碑文说她哀于父丧,希望凭托佛教,“永奉严亲,长栖雅志”,表示已索性不愿婚嫁,祈福父灵。若不是皇帝撮合,杨氏恐怕即如此度过一生,历史上遂也就没有武则天其人其事了。

两人婚后生活情况良好,杨氏显然是贤内助,甚至武士彠的仕宦顺畅,也与杨氏“实资阴助”有关。贞观九年武士彠死于荆州都督任上,遗嘱归葬文水,家人乃将他送回故乡安葬。都督是三品职事官,唐朝旧制:三品官丧礼均给卤簿,墓前树立一定高度的碑碣及一定数目的石人石兽,而由鸿胪丞监护丧事。武士彠由是归葬,故官造灵举送至故乡,坟墓则因山而建,穿足容棺,殓以时服,丧费由官方提供。丧礼举行时,委由本州大都督李勣监护,朝廷另遣郎中一人驰驿前去吊祭。依丧事的规格看,表示武家虽然富有,但依然十分节约。

杨氏先后为士彠生了三个女儿:长女后来嫁给越王府功曹贺兰越石,季女嫁给郭孝慎,罍则是次女。及至士彠死,杨氏时年五十七岁,悲痛欲绝,再度“方祈净业,敬托良缘。凭慧炬于幽途,舫慈舟于觉海。于是心持宝偈,手写金言,……将佛日而长悬,共慈灯而不灭”,愿长伴夫墓;但是“特以圣上(武则天)年居膝下,爱切掌中;理藉劬劳,方资顾复”,所以才打消主意。根据《望凤台碑》此说法,杨氏是因为罍尚小,需要母亲的照顾,所以才转变凭托佛教、长伴夫墓的念头。此年罍已十一岁。

及至永徽六年(655)武罍正位六宫,其年十一月杨氏被册为正一品的代国夫人,后来又转拜荣国夫人,位在王公母妻之上。死时赠鲁国太夫人,谥曰忠烈,寻又下制赠太原郡王妃。武后临朝,追奉为魏王妃,改其咸阳园陵寝曰顺义陵。革命前期追尊为忠孝太后,革命后又追尊为孝明高皇后,陵曰顺陵。后来又添“无上”二字,改顺陵曰望凤台,故其碑又称为《望凤台碑》。

武德七年冬天的一个夜晚,古老的长安城人烟稀少。此时,李渊的心腹故旧、官居工部尚书、位尊应国公的武士彠,府第里灯火通明,丫鬟们一个个屏着气息、迈着匆匆步履来回穿梭忙碌着。年近五十的武士彠正在厅堂里踱来踱去,内室阵阵女人的呻吟传到他的耳朵里,让他有点焦躁不安。过了好久,他终于听到了“哇哇”的婴儿啼哭。

“生了,生了,恭喜大人,夫人生了位千金小姐。”一个丫鬟嚷着向尚书道喜。

“好好侍候夫人!”武士彠说话有些气喘,这毛病是当年在严寒的冬天随高祖征战的时候落下的。他嘱托了一声,忙趋进内室去看望夫人和新生儿。武士彠对小他两岁的后妻杨氏宠爱有加。

杨氏此时正疲惫地躺在床上,一见老爷进来,想支撑着坐起来。武士彠忙扶住夫人的肩膀,说:“快躺下,夫人身体虚弱,小心别冻着。”此时养娘早已把婴儿抱过来给老爷瞧。只见女儿大声啼哭,小脚丫使劲地蹬踢着,健康而有活力。

“夫人你看,这又高又直的鼻梁长得多像夫人啦。”武士彠乐呵呵的,老年得女,心中十

分欢畅。杨氏没搭话，眼睛里却泛起两行眼泪。她对女儿的出世并不怎么高兴，她想生个儿子。武士彠有了四个子女。前妻相里氏生四子，两子夭亡，元庆、元爽已长大成人。相里氏病亡后，武士彠由高祖李渊做媒并令桂阳公主主婚，娶前朝隋炀帝堂弟、曾任纳言的杨达之女为续弦。杨氏入武家后，生有一女，已四岁，即是后来被高宗所封的韩国夫人。由于武家族人轻视杨氏家道中落，丈夫前妻之子元庆、元爽不服管教，杨氏很期望给武家生个儿子，将来可以继承父爵，自己老了有个靠山。但命运偏与她作对，这一胎又生了一个女儿，因此不怎么欢喜。武士彠理解夫人的心情，劝慰一番，杨氏的心情好了一些。

武家的二女儿出生的这一天，长安城并没有出现一点奇征异兆，只是天气比以前寒冷。次日早朝，武士彠添女的消息也并没有引起六部同僚和下属们过多的兴趣，大家只是敷衍称贺一番，向武尚书讨汤饼宴请。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唐室的一场早晚要来的风暴上去了。这就是高祖嫡妻的几个虎儿龙子钩心斗角的事。对朝廷官员们来说，这远非皇室家事，而是关系到每个人一生命运的大事。所以，这方面的蛛丝马迹他们都很敏感，哪会有心于武家的柔弱女婴的诞生。如果他们有预测术的话，也许就不会这样等闲视之了。

杨氏不怎么欢迎出生的女儿，因此也没有给她取名，顺着大女儿的称呼“大囡”，就把这个女儿叫作二囡。后来此女入宫，得太宗赐名“媚娘”，因此才有了“武媚娘”的称呼。她死后被尊为“则天大圣皇帝”和“则天大圣皇后”，因此史学家常常以尊号作为她的名字，称她为“武则天”，这成为最常用的一个名字。另外，她还自创名字为“曌”，读音为“照”，取“日月悬空，普照大地”之深义，因此也叫“武曌”。但这一名字反而没有武则天这个名字那样被普遍使用。

武则天出生后仅几个月，其父武士彠就被外调扬州任官。杨氏母女则留居长安平康坊府邸。在此，武则天长到四岁，才又随父母赴利州。

隋唐换代分际，是男人们野心最易于骚动的时机，龙虎之才信手拈来。武士彠在其中是平常之人，本不值得特书一番。如果不是女儿后来当了皇帝，他死后得以追封皇帝，唐代的史书顶多把他一笔带过。魏晋以来的风气，在政治上的地位尊卑主要取决于门第。出身于官僚世家大族，凭门第就可以平步青云，位至公卿，历代以来形成了“公门有公，卿门有卿”的恶性循环。出身低微的地主和商人被称为寒门庶族，其子弟不论才德高下，年及而立也只能试做小吏，升迁像爬梯一样难，或因军功得到显位，依然很自卑，想方设法攀附高门。隋唐以降，虽然士族势力已逐步衰落，庶门寒士上升的渠道增多，但门第之风仍很浓烈。武士彠就是一位出身卑微的寒士。

他原籍并州文水县（今山西文水），祖上是农民，到父辈才开始经营点小买卖。武士彠有两位兄长，即武士陵、武士逸。兄弟三人年少时没有读多少诗书，武士陵务农，武士逸在隋府军中当一个士兵。而武士彠则忙于木材的购进卖出。也是他幸运发迹，隋文帝晚年渐趋骄





奢,大兴土木,木材生意很旺盛。聪明勤奋的武士彠有一副让人信赖的憨厚农民的外表,又有商场上练就的能说会道的本事。他周旋于低层工程监督官员之间,做了不少木材生意,家境逐渐富足起来。商人虽为“四民”(士、农、工、商)之末,地位虽然低下,但实际上与平头百姓比来却大不一样。有了钱可以买田置地,结交权贵,成为地主官僚,地位就可上升为“四民”之首。武士彠就是这样,史书上说他“家富于财,颇好交际”,娶了一位退职将军的女儿相里氏为妻,又得岳父推荐,当了个鹰扬府队正(隋时府军中的小官,约统领50人)。

隋炀帝大业元年(605),炀帝堂弟、遂宁公杨达受命与宰相杨素、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。武士彠得此消息,备厚礼托关系,侥幸见到杨达。没想到杨达对他的言谈举止颇有兴趣,不仅谈成了一笔大生意,而且还引为宾朋,请他时常往来。在杨达府邸,他又结交了时任殿前少监、卫尉少卿的李渊,即唐高祖。此人出身于关陇世家,祖上为北周八柱国之一,封唐国公;隋承周祚,其父昉又在隋文帝驾下为臣,袭封唐公。李渊的生母与文帝的独孤皇后为同胞姊妹,因此李渊就是文帝姨侄。他长得有灵气,很为文帝所喜欢,自幼养在宫中。昉去世后,李渊袭父爵,历任谏、陇刺史。隋炀帝登基后,李渊奉诏任殿前少监、卫尉少卿。炀帝征辽,命李渊督运兵粮。行军至太原,经杨达引见,李渊认识了憨态可掬、出手大方的武士彠,对他颇有印象,就屈尊到他家住了一宿。武士彠有此奇遇,自然千方百计地讨好奉迎,令李渊很开心。后来李渊任太原留守,就请武士彠当了行军司铠。这对武士彠来说,是关乎其后半生的一次机会。

其时,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际,各地农民起义军和各地军阀纷纷起来反隋。李渊也借防御突厥、镇定刘武周叛乱之名招募兵马,蠢蠢欲动。武士彠之兄武士逸也加入了李渊的队伍。李渊的副手王威、高君雅感到可疑,想弄个清楚。当时高君雅提兵在外,王威便找武士彠了解内情。

对一副老实相的武士彠,王威并不彻底了解。在行军司铠帐中,他毫不避讳他的疑问,单刀直入地问武士彠:“唐公所募兵壮,尽付刘弘基、长孙顺德统管,我与公等针插不进,是何道理?”

武士彠立即明白王威来意,略一思忖,机警答道:“我没有考虑这个问题。我等各有专职,况才识有限,又不是冲锋陷阵之人,没想过要去统率新兵。”

王威见武士彠愚笨到这地步,就进一步明确地劝导他说:“当今突厥未退、寇警又急;唐公此举暧昧不明,恐非朝廷之福。我等叨食隋禄,应尽忠朝廷,岂可对此袖手不问?公认为如何?”

武士彠淡定一笑,说道:“所募新兵,尚乏整顿训练之功,现专人专属,以明职责,此乃治军常法。窃以为唐公乃当今皇上亲戚,又受委重托,应无暧昧之情事。”

王威仍不甘心,说:“现在暂时不论其他的事,唯以刘弘基、长孙顺德两位逃犯统军,实属不当,或有包庇罪犯、广施私恩之嫌,我当把两人按律问罪。”

武士彠沉吟半晌,才开口说道:“刘弘基、长孙顺德虽属唐公门下,却非唐公族人,又曾

为皇上身边侍卫,当此用人之际,唐公起用二人,使之效忠朝廷,未尝不可。公等如定要按治二人,恐惹唐公不悦。到时候将帅失和,才真是堪忧呢。”王威本来畏惧唐公李渊的威仪,经武士彠一番巧言分辩,反而犹豫不决,不敢妄动了。

武士彠将王威之言以告李渊,使李渊能对王威、高君雅等有所防备,不让他们了解军机,并寻机除掉了他们。武士彠立了一功,在李渊自称“大将军”正式起兵时,就任用他为大将军铠曹。从此,武士彠便死心塌地为李渊效命,一直追随到长安。李渊建唐称帝,武士彠以第二等开国功臣而得以授为光禄大夫,封太原郡公。嗣后又迁升工部尚书,加封应国公。

武士彠发迹后,并未忘记杨达提携之恩,原配相里氏病故后,由高祖做主,娶了已故的杨达之女为续弦。杨氏虽家境萧条,但她出身名门,相貌美丽,且是一个才女。据杨氏的碑铭记载,她“明诗习礼”、“阅史披图”。她文思敏捷,据说能“曾于方寸,具写千言”。因此杨氏颇得武士彠之宠爱。

武则天出生没多久,即武德八年(625),武士彠被调派到扬州,代替李靖担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扬州这一带曾是农民起义军杜伏威、辅公祐活动的地方。武德七年时,唐赵郡王、高祖之侄李孝恭率李靖等将领镇压辅公祐,唐廷即以其地置扬州大都督府,治所在丹阳(今江苏镇江),以李孝恭为大都督,李靖为都督府长史。继而突厥入侵,李靖受调与秦王李世民一并进攻突厥,就以武士彠接任长史之职,扬州都督府治所也由丹阳迁广陵(今江苏扬州)。由于扬州刀兵平息未久,还很不稳定,再有夫人刚刚生育,小女尚在襁褓之中,就留家属在长安,只身一人前去赴任。

在扬州任上一年,武士彠“开辟田畴,示以刑礼,数月之间,歌谣载道”,颇得高祖的赞赏,说他“忠节有余,举无以比”。本来,武士彠不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武将,也不是一个才学满腹的文士。但他为人忠厚老实,颇有实干精神,又素不居功自傲,对高祖的封赏曾“固辞不受,前后三让”,性格“廉俭”。这种人不易得到人主的提拔重用,但也绝不易遭到猜忌和打击。尤为重要的是,武士彠由京中调到地方,错过了亲睹一场唐廷事变的机会,也因此避开了很不想卷入其中的一场是非,使他得以继续得到任用(去扬州)。

武则天诞生之日,正值唐王朝兴盛之时。河南、河北、江淮等地的农民起义先后被镇抚了,薛举、李轨、刘武周等割据势力也相继败亡。摆在唐朝统治者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医治战争的创伤,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。为此,唐高祖李渊采取了很多措施:一方面,健全各种规章制度,保证国家机器照常运转;另一方面,注意选贤任能,加强对中央,特别是对地方的控制。作为李渊的一个较为信赖的官员,武士彠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。

武德八年末,扬州(今江苏扬州)有人状告扬州都督赵郡王李孝恭谋反。李孝恭是李渊的堂侄,在建唐过程中颇有战绩:破朱粲,灭萧铣,镇压辅公祐,威名赫赫。李渊听说李孝恭谋反,立刻将他召进京来,付狱审察。同时,任命堂弟襄邑王李神符为扬州大都督,以武士





護为都督府长史。于是,武则天跟着父亲来到扬州。

扬州位于长江下游,气候宜人,风景秀丽。但隋末以来,战火连年:大业十二年(616),隋炀帝带着大批禁军逃到扬州。武德元年(618),扬州落到隋御卫将军陈棱之手。二年九月,李子通带领的农民军攻入扬州。不久,杜伏威的大将辅公柘、阚棱等打败了李子通。五年,杜伏威在降唐之后,进京做官。六年,辅公柘再次起兵。

唐高祖遣赵郡王李孝恭等南征扬州。七年三月,双方在芜湖决战,辅公柘兵败被杀。至此,扬州才真正归属于唐廷。李渊遂拜李孝恭为东南道行台(治南兖州,今江苏扬州)右仆射,李靖为兵部尚书。后来,废行台,以李孝恭为扬州大都督,李靖为都督府长史。不久,李靖奉命征讨东突厥,扬州只留有李孝恭。李孝恭本应忠于朝廷,恢复生产。但他却是拥兵自重,耀武扬威,筑宅享乐,不顾百姓死活。所以,当武士護一行抵达扬州时,这里依然是饿殍遍野,满目疮痍。

按照唐制:大都督由亲王兼任,一般遥领而不亲临其境;大都督府之政,由长史主持。但襄邑王李神符与赵郡王李孝恭一样,不是遥领,而是亲临,不过,只是挂个名,并不管事。因此,府内的所有政务,都要武士護处置。

针对扬州的实际情况,武士護软硬兼施,招抚、镇压暴乱分子,“抚之以诚恕,经之以权略。”结果“降北海之渠,未逾期月;尽南山之盗,讵假旬时”,很快就稳定了形势。

接着,他又移动州治,以增加控制能力。历史上扬州治所屡有攻破。武德二年李子通进占江都,唐政府侨置扬州于丹阳(今江苏镇江)。杜伏威投降,攻破李子通后,唐政府以江都为南兖州,扬州依然侨置丹阳。辅公柘再次起兵时,移江北百姓于江南,拆毁江都。李孝恭镇压辅公柘后,改南兖州为邗州。扬州仍在江南,起不到应有的作用。

有鉴于此,武士護修建邗州而去其名,把扬州治所又从丹阳迁到了江都,并且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迁徙。从此,扬州治所便固定下来,直至唐朝结束,也没有再迁徙。此外,武士護还鼓励开辟田畴,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商业贸易的初步繁荣。因此,扬州百姓对武士護很有好感,数月之间,就得到许多赞扬。

起初,唐高祖派遣武士護时,让他半年复命。到时间后,武士護准备返京,但扬州人联合赴京奏请,请求他再留一年。唐高祖同意了他们的请求,武士護继续任职于扬州。繁华的扬州,显得很平静。

但是,这时远离扬州的京师却风云骤变,统治集团内部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,最终导致了一场残酷的厮杀,那就是“玄武门之变”。当时,武士護和他未满三岁的女儿武则天,还不知道事变的真相。

所谓“玄武门之变”,即李渊的儿子们为争夺皇太子地位相互残杀的事件。

李渊的皇后窦氏生有四个儿子。老大建成,老二世民,老三玄霸,老四元吉。老三早



天,李渊称帝时还有三个。按照传统的宗法制度,立嫡以长,李建成做了皇太子。但是,从晋阳起兵到虎牢之战,秦王李世民的功劳远远超过了李建成;齐王李元吉虽然战功不多,但野心却很大,也梦想着做太子。因李元吉势单力薄,便与李建成结党,共同对抗李世民。李渊称帝初期,兄弟之间的矛盾还不是很明显。

但是唐王朝的统治一旦有所巩固之后,兄弟之间便明争暗斗,相互倾轧。在此期间,李渊开始有意以李世民代替李建成为太子,这样就促使建成与元吉加快步伐结合;随后李渊又改变主意,并且偏袒建成,反而促使李世民加紧做应变准备。李建成企图先发制人,因有人向李世民告密,结果阴谋败露;李世民暗中剑拔弩张,表面却做出不忍骨肉相残的模样。

武德九年六月四日(626年7月2日),李世民埋下圈套,率领心腹长孙无忌、尉迟敬德等人,伏兵于玄武门。李建成、李元吉入朝经过时,遭到了突然袭击。李建成中箭身亡,李元吉也被杀死。就这样,李世民踩过兄弟的尸体,当上了皇太子,并受旨处理军国政事。

李世民当上皇太子,开始处理国政后,为拉拢元老功臣,巩固自己的地位,将武士彠调回京师,授使持节豫、息、舒、道等四州诸军事、豫州都督。于是武则天又随父到达豫州(今河南汝南)。一个多月以后,李渊被尊奉为太上皇,不理国事。李世民即位,是为唐太宗,改年号为贞观。从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“贞观之治”。贞观元年(627)十二月之前,武士彠一直出任豫州都督。武则天在豫州长了一岁。

贞观元年十二月,利州都督李孝常因入朝留京师,与右卫将军刘德裕及其外甥统军元弘善、监门将军长孙安业互说符命,欲图以谋以宿卫兵发动叛乱,结果被杀。李孝常死后,他的部下在利州很不安静。唐太宗遍访群臣,以为武士彠可以收拾局面,就任用他为利、隆、始、静、西、龙等六州诸军事、利州都督。

利州前接关表,后据剑门,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治所绵谷(今四川广元),隔嘉陵江与乌龙山相望,山清水秀,颇具巴蜀风景之趣,但远离京师,较为僻远。武士彠受命之后,带着妻女,踏栈道,越剑阁,于贞观二年初风尘仆仆地来到绵谷。依照当地的具体情况,武士彠采纳宽仁政策,招抚叛亡,赈济贫乏,不久即大见成效,境内逐渐安定。唐太宗下制褒美,增封邑五百户,并赐珍物服玩之类,以表宠爱。

武士彠当了四年利州都督,武则天也在利州度过了四个春秋。从五岁到八岁,孩提时代的武则天喜爱这个山清水秀的蜀乡啊!她喜爱蜀乡,蜀乡的人们也喜爱她。后来利州一带产生的关于武则天的许多传说如“武则天坝”“天后梳洗楼”等就印证了这一点。“江潭感孕”和“袁天罡相面”也是两个较为重要的传说。

江潭感孕,是说有一天武士彠之妻杨氏在州治附近的黑龙潭里荡舟自娱,突然她感到江龙来到她跟前,回家后就有了身孕,生下了武则天。感龙而孕,在当今的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,但古人却不这样认为。武则天后来当了皇帝,他们对这些情况无法解释。在他们的